

雲溪居士集

十

古風集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三

宋 華鎮 撰

書 十九首

上道守董大夫書

按宋史董必傳舒亶守荆南起邊事必與之謀亶卒必加

龍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此稱道守當即必也

某嘗謂昔之人即物以觀文因文而索實會致道術采
擷其真取諸外以自牧使良心不喪而正性有養身加
修而行成善無遺而德日進資之既博積之富矣則乘

時而從事推其餘以成濟民物故心之所營皆經世之業行之所施皆曩時之學雖有長才不越職以自盡雖有盛德不曠官以為高夫子聖人也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故天下皆有用之才在位多可書之功後世則不然學以為人仕以為己平居之所取者既其文未既其實溺于博不會于心前聖之美意不得其傳固有之常性無所養而彫喪出而從仕大者取貴小者為貧拙者守古而不可售

故害于事巧者殉物而不知守故害于義卑官冗職指
為托宿假途之地苟且歲月以希進例不以其事為事
尚何有夫道以推庇於民物哉故特立之士鮮得而官
事之成弗迫于古某不敏劣承義方之訓得從搢紳先
生遊預聞前言徃行雖碌碌之地不足以言道竊不自
量嘗思盡智畢慮隨其職以致所習然念志則美矣其
為或踈非遇高明之鑒閎達之度識照于上優容而養
成之區區之心未易自效惟知郡大夫閣下術業貫古

聰明自成厚德兼容朗鑒旁達天下之士願依後塵而
托末光某備員小官獲在麾下輒誦所習謹詣堦墀塵
獻

上道守曾大夫書

某聞傳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曰邦有道則仕又曰邦有
道貧且賤焉耻也何者昔之人世道相得時可以為則
非特不自竄于寂寞之濱方且危言危行張皇禮義使
有見于世非特言行禮義有見于世而已方且委贄受

爵服勞從事效智力以成天下之務非特下之人肯委
贄而從事上之人亦有術以致天下之士苟有所宜咸
在任使惟其非材然後困于貧賤故有道之世士以貧
賤為耻某居可見之世挾可仕之資秀之所學長而肄
之偶當有司之程式烏能傲明主之祿爵自放于長林
豐艸之間甘昔人之所耻乎然筋驚節緩羽翮勿強不
能高舉濶步度越夷等而困于碌碌每念聽訟折獄古
之所難出納之吝今未為易法制律令條目多而文微

輕重淺深常在一字頑民匿情挾為僥倖一切機變百態橫出黠吏高下其手依倚以射利金穀繒帛寒可以衣饑可以食輸者求少而受者願多人有覬覦之心而主守勿靳簿書叢委則欺妄還至朱墨之用適為盜資耳目之察智力之用容有不至又學古信書不熟世故意之所不怪謂人亦然直行肆言不復顧慮自涉世接物鮮偶多迂每思挂冠東門拾穗南畝要自適于野性以全其真而私計有未便者未可驟爾嗟乎挾此具以

遊於世則已殆矣又況竊祿盛時分曹郡守乎非上之人明照物表寬能有容錄其所存不鄙其短殆未可以無悔恭惟知府大夫閣下孔門德裔公族華胄生服名教克世其美剖符爰來為此師帥聰明駿發威德並用千里之內方受其賜某竊幸脩員掾屬託庇節下敢誦所聞以修贄見之禮嘗思古之人顯晦之間不忘其本前史以為美談謹錄平日所為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隨此塵獻非獨竊取鍾儀莊舄之義抑亦車塵馬足平

昔宴遊之地干浼嚴威伏深惶恐

上湖南運使程大卿書

某竊惟協風時雨遲日清露散潤融怡以申勾發萌出
潜起蟄者天地之柔仁氣也天地之德也疾風震電飛
霜積雪鼓動肅殺以驅闢隱滯斂成華實者天地之剛
義氣也天地之威也一仁一義時柔時剛威德相輔不
執於一故萬物成而天地之道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然先春而後秋好生而惡殺搖落之日萬物權輿炎

威如焚則時多清風朔氣栗烈則晝有愛日冲和之德
歸於仁厚故能兼燾並載無棄于物屈伸往來變化不
息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天人一氣也三
極一道也君子善否不分好惡無用務為含容和裕者
可謂仁矣然常失之不武而難以濟功直指曲直深計
利害秋毫之微不假于物者可謂義矣然常失之刻核
而未冥于道惟明照諸理恕通于人情偽是非在物必
得卷舒施舍依乎仁厚用之詳而無遺當而有禮乃能

體冲和之德而不詭于天地之道故至之者鮮而今昔
貴之伏惟運使大卿閣下以高才雅望膺名世之妙選
入叅府寺出分使寄秉金穀之權當一路之重寬以待
物簡以從事不動聲色終日溫然而百吏赴功列郡就
緒此人之所鮮能而德之所可貴者也某備員小官幸
預屬吏之末可得望清塵而覘餘光熏沐高明之緒輒
誦管見并擇舊所為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繕寫詣節
下塵獻蕪音累句非敢以為詩也姑慕鍾儀楚奏莊舄

越吟稱道土風庶幾未忘其本也

又

某聞昔晏平仲遇越石父于途知其賢脫乘車之馬而
贖之與之同載而歸至舍不辭而入石父請絕夫見贖
之德甚厚不辭之失未大石父輕忘厚德而重責苛禮
君子賢晏子而不以石父為無厭者謂士之待知己者
詳也某之在閣下之門非姻婭之餘非故舊之末非鄉
黨之近又非素所承教文席之間者一日與牒偕來為

部下吏片言隻字聊記姓名驟蒙品題指為令器雖遠在數百里之外被以辟書引為台屬撥去目前之英俊斷而勿問不可謂不知已矣心有所欲言寧言而勿售難自外而不盡縱某之不肖未敢以石父自處寧不以晏子待閣下乎伏惟少迂聰明使畧叙其說夫求薦達者大則近名其次近利名利之際君子鄙之然下之人不以是為嫌而不求上之人不以是為鄙而不與何則以道故也以賢故也某之求者其說有三而皆未近于

名利之際何嫌而不言夫大人之門士所願及麾節所
在天下想望不獨湖湘數郡之士某近在左右而不知
求于門下是不敏也傾蓋之間有蒙任舉親被禮辟子
然獨遺人其謂何自致疑貳是不智也偏親戴白年在
喜懼倚門之心視日如年漂泊數千里之外安其目前
不圖分寸以報罔極之德是不仁也迫此三者尚當默
默于知己之前乎某新被辟書復干薦牘其求無已有
越石父之為故引其說以自達伏惟矜憐特賜收采幸

甚幸甚

上湖南張運判書

某嘗聞培塿無松柏之材蛟龍非池中之物哀微之世
乏非常之士非常之士不汨于常人之選昔者世道陵
遲彝倫勿叙金玉之質困于無作聰明勿開而與瓦礫
同盡成才純德養高全身遠引于深閑之地而不以物
自累當是時雲梯要津往往一介之所能及故郭隗登
黃金之臺陸玩踐鼎鉉之任至乎聖人繼作道隆而化

成異人並生茅茹彙進四海之內賢人衆多肅肅兔置
可以為公侯之用而況于在位乎當是時龍騰鳳翰超
絕塵軌被特達之命居不次之選者咸有高才碩德所
能自致故周召之徒貴極當年而名載後世國家七聖
相繼神化方行百有餘年鉦鼓不聞而天下惟俎豆之
習熏陶涵養漸摩淬礪仁義淪于骨髓文藝熟于耳目
風俗之美不異于成周之盛時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方今之時信乎其為濟濟矣君子非有大過于人者